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浮雲上人笑笑道：「這個倒無須擔心，老袖此刻所居的靜室最為安全，而且授術的時間無須太久，每日最多一個時辰就夠了……」

金蒲孤道：「那人何必要分作五六天呢？在一天之內，完全教授完畢，豈不更好，在下雖不敢自詡天才，但尚有過目成誦，經耳不遺之聰……」

浮雲上人笑著搖手道：「這是急不來的，五六天的時間已經太短了，因為操習此種立功，最耗精神，一個時辰的練習，最少要十個時辰的休息才可復原，老袖因見施主體力超越常人，才將期限縮到最低限度，換了普通人，破上一兩年的歲月，也未必能學會！」

金蒲孤雖然不相信，可是他對惑心術之道一無所知，自是不便作於求，祇得問道：「那在下何時開始受教？」

浮雲上人想道：「老袖今日略作準備，搜集應用物件，明日清晨日出之前，老衲在寺前恭候……」

黃鶯等他們說定了才笑著道：「師父！那今天您才可陪我遊遊西湖，您一直誇說西湖風景多好……」

浮雲上人搖頭道：

「我沒有空，還是請金施主陪你去吧！爲了要教金施主惑心術，我選得去籌羅應用的物件！」

黃鶯扯著他的衣袖不依道：「不行！師父您說過要帶我遊西湖的，您還說西湖之佳不在人知之處，金大哥也沒有來過，自然找不到那些好玩的地方！」

浮雲上人輕輕一歎道：「癡兒！你怎麼連事情的輕重都分不出來，目前我實在是沒有空，好在你已經離開了崇明島，以後有的是機會，何必急在一時呢？金施主！趁得今日有暇，你先去玩吧，從明天開始，一連五六天，你將經歷到世上最艱苦的事！」

黃鶯翻眼不信道：「不過一個時辰而已，就是做苦工也不見得能把人累死！」

浮雲上人笑笑道：「口說無以致信，非身經膺受，方知吾言不虛！」

金蒲孤見他說得如此隆重，遂不再多作打擾，拜手告辭，浮雲上人也不多作挽留，告訴他明天一定要在日出前到連山門外，祇送到客殿門外，就轉身到寺後去了！」

金蒲孤與黃鶯並肩走出靈隱寺後。

黃鶯忍不住道：「金大哥！你沒有想到我有一個師父吧！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我早想到了，祇是不

知道你的師父是怎麼樣一個人而已！」

黃鶯睜大了眼睛表示不信。

金蒲孤又笑道：「你在山上第一次用修羅刀砍我，顯示的功力太高，後來我見到你爺爺之後，發覺他的武功在某些方面還不如你，因此我知道你的武功一定還另有高人傳授……」

黃鶯立刻道：「你胡說，你又沒有跟爺爺正式交手，怎麼知道他的武功如何？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假如你爺爺能像你一樣，祇要一柄修羅刀在手，就足以將我殺死，何必還要費那麼大的事，毀棄了辛苦造成的水晶宮來取我的性命呢！」

黃鶯呆了一呆道：「你的想像力真強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又道：「還有你說你爺爺生平祇遇到一個對手，可是我追問那個對手是誰時，你又故意扯到別處去了，我那時就想到那個人可能就是你的師父，同時你有一兩次失口叫出師父兩個字，雖然你用別的話作解釋，怎麼騙得過我呢？我奇怪的是你深居在崇明島上，浮雲上人怎麼會找到你的！」

黃鶯沉思良久才道：「師父跟我爺爺早就認識了，有一次他上島來，不知爲了什麼事，跟爺爺吵了起來，兩個人動手，爺爺打不過他，最後拿出修羅刀，才把師父趕走了，那時我才十幾歲吧，爺爺本來對我很好，自從跟他打過架後，突然對我凶起來了，又過了一陣，爺爺爲了一點小事，將我痛打了一頓，我正在山上啼器，師父就來了，他說我爺爺是個很凶很凶的壞人。」

（一三二）

招魂

倪匡

齊白這時所說的什麼「魂魄凝固，宛若生人」等等，自然是鬼話連篇；可是在這樣的情形下，他還能說些什麼呢？他能想出這樣的話來說，已經不容易之至了。

祇見那「建文帝」聽了，臉色死灰，身子軟軟發抖，口唇也顫動著，在他的口中，發出斷斷續續的聲音來：「我身死已久……已五百年之久。不知大明天下，如今是什麼人當道？」

齊白苦笑：「明朝早已亡了，唉，說來話長，你現在等於與天同壽，我看你是天下第一奇……奇……」

本來，「天下第一奇人」的稱呼，可以說當之無愧，可是齊白認定了眼前那個不是人而是鬼，自然不能稱之爲奇人了。而如果稱爲「奇鬼」。又不知鬼靈是不是有什麼忌諱，很怕馬屁拍在馬腳上，所以一時之間，竟不知如何說才好。

那，「建文帝」這時長歎一聲，又從頭到腳打量了齊白一下，搖著頭：「五百載，世風必已大變，你這一身服飾，算是什麼？你頭髮何以如此之短，莫非是罪囚之徒？」

古時把頭髮剪短，是刑罰之一，稱作「髡」刑，這齊白是知道的，齊白向那「建文帝」一看，祇見他的頭髮比常人長些，但也未及古人的標準，而且也就是這樣亂糟糟地披散著，看起來不像有什麼皇帝的氣派，他忍不住道：「你自己的頭髮也不比我長多少。」

「建文帝」像是吃了一驚，忙伸雙手去摸頭髮，一摸之下，神情更是大驚，牙齒相叩。發出「得得」的聲響：「怎……怎麼會這樣？這……還成何體統？」

齊白反倒安慰他：「曾有記載說你會削髮爲僧，或許……自那時起，便剪了頭髮？」

那「建文帝」的神情彷彿之極，那種無依無靠的淒苦，絕不是造作出來的，叫看到的人，同情之心，油然而生，可是卻又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才好。

祇見他雙手抱住了頭，身子慢慢蹲了下來，一直到整個人蜷縮一團，在那裡強烈地發著抖，齊白在這時，忍不住在他的手背上拍了兩下。

這一下動作，又令得齊白疑心大起，在拍了兩下之後，又伸手在他的手背上，輕輕一按，觸手處，分明暗暖如同活人，一點也不像鬼魂應有的冰冷。

齊白更不知道自己究竟遇到了什麼，也就在這時，那「建文帝」抬起頭來，一臉苦澀：「唉，我無法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也不知自己是人是鬼。不過我太祖高皇帝既然安排我一直住在這裡，我也唯有在這裡住下去，你既然來了，也算有緣，請進來一敘。」

那建文帝說著，看來十分艱難地站了起來，齊白想要去扶他，卻又遭到了他的拒絕。

他向內走去，齊白在後面跟著，不到三分鐘，齊白就絕對可以肯定，那自稱「建文帝」的，絕對是這座古宅（或這個古墓）的主人。（五十七）



「廢話！」難道他真的以爲她這麼有閒情逸致在散步？

「別走了，搭我的車過去吧。」他從她手中拿過花束跟早餐，現在雖然時間還早，但是太陽的威力已經開始發作了。

「你不趕著上班？」她很好奇。

仲柔說過她哥一向很忙，是個超級大工作狂，對別人來說早上七點半還早，但對他而言，已經算是晚的了。

「現在時間還早。」原本今天早上九點有個主管會議，他想早點到公司看資料的。

但爲了她，他可以捨棄掉看資料的時間。

「上車吧。」

辜仲暘早已示意司機將車子開過來，他把花束跟早餐交給已在一旁等候他們的司機，然後用空出來的代替歐嘉芝開門。

這是他從未在其他女人面前展現過的溫柔與體貼。

被他誠懇認真神情打動，歐嘉芝坐進了他的車，她感覺自己的心似乎蠢蠢欲動了起來。

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明明不想有更多的牽扯，卻偏偏總這麼巧，走到哪都能遇見他！

「開車。」辜仲暘從另一邊上車後，隨即吩咐司機。

「麻煩在第二個路口時右轉。」歐嘉芝補充道。

印象中，那裡除了一片私人擁有的樹林之外，並沒有什麼店面。「你去那裡做什麼？」

聽見他的問題，歐嘉芝遲疑了一下，但還是開口回道。

「今天是我媽的忌日，我要去看她。」

「你要不要先走？我待會可以自己搭計程車回去。」她下車時見他也跟著下車，訝異地問他。

「不用，我陪你。」

這一刻，就算有天大的事要他處理，

他都祇想待在她身邊。

當歐嘉芝默默地將那束瑪格麗特放在刻有她媽媽名字的十字架前時，辜仲暘不發一語安靜地站在一旁陪著她。

把該對媽媽說的話都說完後，歐嘉芝一轉身，便對上辜仲暘那張凝重的臉，突然，她覺得他好可愛喔。

今天明明是她媽媽的忌日，但他看起來卻比自己還要哀傷難過，真是個「怪腳」。

「要不要一起吃早餐？我帶你去一個好地方。」她拿起手上那袋發出香味的早餐，笑著問他。

看她突然笑得那麼開心，辜仲暘也回給她一個燦爛的笑容。

媽呀，他剛剛那個笑容，真是該死的帥！歐嘉芝臉紅了，頭皮也跟著發麻，心跳也急遽加速。

莫非自己中邪了？

「那還等什麼？」他看她沒動靜，便出聲催促道。

「喔、喔，跟我走吧。」被辜仲暘這麼一催，歐嘉芝趕緊拿好自己的東西，帶著他往另一邊的樹林走去。

這種感覺，就跟那天她帶 Gordon 來這裡時一模一樣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上次跟 Gordon 來時，她的心跳可沒現在這麼快。

一樣的黃金風鈴木、一樣的長椅，上次跟這次，隔了整整半年了。

「坐吧。」

歐嘉芝率先在長椅上坐下。外公知道她常來，所以總是把這裡的一切打理得很乾淨。（四十一）

天使花嫁

陶米

沉痛的往事像鉛塊那般，沉甸甸地壓在我心頭，然而更加使我心痛的是，事情的真相居然還包括三十二個人的慘死。諏訪律師和美也子小姐爲了怕我承受不住打擊，盡可能委婉，平靜他說出事件的始末，而我的震驚依然無法用筆墨來形容。

聽了他們的敘述之後，我祇記得自己像個冰雕的人像一樣，沒有心跳也沒生命，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，一股無法抗拒的顫慄源源不斷地湧上來。

「這真的是個很艱巨的任務，本來這些事情要由你外公親口告訴你的，但是他已經遇到不測，我和諏訪律師商量的結果是由我來轉達。很遺憾讓你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但是，既然要帶你回家鄉，就必須告訴你，請不要責怪我，」

美也子神情悲痛地安慰我。

「怎麼會……我應該感謝你的體貼才對，既然是遲早要知道的事實，與其從其他人口中得知，還不如由你告訴我來得好些，對了，我想請問你……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不知道村裡的人對我的看法如何？如果我現在回去，他們會怎麼想？」

美也子小姐和諏訪律師互看了一眼，最後諏訪律師親切地對我說道：

「你最好不要想這個問題，如果你在意別人的想法，恐怕一天也活不下去。」

「諏訪先生說得對，這件事罪不在你。」

「我很感謝你們這樣安慰我，但是我想事先知道村人對我抱著什麼樣的觀感，也好有個心理準備。」

諏訪律師和美也子小姐再次互看一眼，他們像是事先協議好似的，由美也子小姐對我說：

「既然這樣，也許先知道他們的想法也好，這樣你才可以預先調適一下心情。老實說，村裡的人對你都沒有什麼好感。想一想，這樣實在沒有道理，又不是你的罪過……但是時那些遭到喪子，喪親之痛的人而言，猛然看到肇禍元兇之子，難免遷怒於他，這也是人之常情；再加上鄉下地區不像都市聚散離合變遷很大，事情很容易被遺忘，鄉下的生活圈子很小，祇要發生稍微大一點的事件，即使過了十年、二十年，依然深植人心不易抹去。所以這次要帶你回去，就有不少村人在說三道四的。」

「這麼說，我要回去的事情全村人都知道了？」

「鄉下地方根本沒有秘密可言，消息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走漏的，一旦走漏風聲，馬上就傳遍全村。不過，我認為你最好不要在意那些事情，反正都市人到鄉下去總會成爲說閒話的對象。我還不是一樣，像我這樣的年齡，又單身一人，背後不知道被說了多少閒話，如果一追究，真的沒完沒了，乾脆隨它去吧！說實在的，住在鄉下地方很煩人哪！」

「我認為你和美也子小姐的狀況不一樣，不能相提並論，對於以後的處境，最好先做準備才好。」

沉重的壓迫感幾乎壓得我喘不過氣來，但是我這個人平日看似柔弱無力，一旦到了關鍵時刻，反而會湧現出無比的勇氣。（十九）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蔣青巖偷眼覷見那位佳人，不覺魂飛天外，暗暗稱羨道：「蔣青巖癡生二十歲，不信世間有這等絕色的女子，莫不此處是甚神仙境界麼！」又想到：「我方才聽得那兩個女子稱他做小姐，想必是甚縉紳之女，如今我躲在此間，萬一遇著他家的家人、院子，豈不弄出事來？」又想到：「我蔣青巖這般人品，便上前與那小姐見個禮，道聲萬福，他也未必見拒。」正躊躇間。

祇見那青衣女子，將手中的蝶兒送到小姐跟前道：「小姐你看，這個蝶兒生得這般艷大，如此燦爛。真個好要。」

小姐接到手中，細細觀看，說道：「果然這樣蝶兒，從來罕有。你卻不該撲散了他的伴侶，他一片愛花情佳，尋春至此，祇該聽他在花間飛舞，點綴春光，撲他則甚？」

那綠衣女子在旁說道：「小姐這篇議論，真可謂現身說法，這蝶兒也須點下。」

小姐微微笑了一笑道：「韓香姐，你可將這蝶兒，到那百花深處放了，令言早去尋群逐隊，莫耽誤了他的良辰。」綠衣女子隨即接到手中，輕移蓮步，走到一株碧桃花上，抬起頭來，正待放那蝶兒，忽然倒退幾步，口中道：「呀！你是甚人，因何到我內宅來？」

那青衣女子在後面聽得，連忙跑來觀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華柔玉命題親考試 蔣青巖出像擬嬌嬌

話說那綠衣女子，因去放那蝶兒，恰好與蔣青巖撞個滿懷。蔣青巖躲閃不及，正要上前見禮，祇見那個青衣女子跑將來，一眼看見蔣青巖，高聲叫道：「小姐，小姐，一個戴巾的賊！」

那綠衣女子道：「且莫高聲，待我們問他一個來歷，再喚院子拿他，也不爲遲。」

蔣青巖聞言，知這綠衣女子是個在行的，便大搖大擺走上前來。正要向那綠衣女子作揖，不料那小姐聽得園中有賊，也走到過那太湖石邊來了，見蔣青巖走出來，一時不及迴避，忙將手中的扇兒，遮住了那吹得通、彈得破的嬌臉兒。

這蔣青巖便大著膽上前，向那小姐深深一個揖，道：「小生一時誤入桃源，驚動仙娥，望乞恕罪。」

小姐欲退不能，祇得站住，向那綠衣女子道：「韓姐，你可問那生姓甚名誰，何處人氏，爲甚大膽撞入我內宅，是何人領他進來，問個明白，喚院子來，扭他去見老夫人，以便送官究治。」

（七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
經濟婚姻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三元發財風水圖解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